



随笔

茶

王健文

新普洱茶刚到，我便迫不及待地开袋、醒茶，时值中午，骄阳当空，客厅里空调维持着清凉。打开热水器，煮水至喷薄翻涌。取天然矿泉水，郑重温盏、投茶，茶叶便如沉睡的精灵，蛰伏于碗底，只等一场被唤醒的仪式。

盖上盖子闷发片刻，再揭盖时，一股浑厚之香扑面而来。两道洗茶汤倾出，挂杯之香愈显醇厚，汤色则如秋日深潭，浓酽里沉淀着时光。初尝第一泡，浓郁之味顿时盈满舌面，那汤水厚重却不显突兀，反而生出一种沉稳的妥帖；回甘缓缓涌起，糯香温柔地弥漫开来，温存地熨帖了每一处味蕾。

再饮数泡，汤色依旧鲜亮明澈，浓烈也未曾衰减。但舌根两侧渐渐泛起微涩，那涩意仿佛藤蔓，悄无声息爬满了口腔后半部，缓缓化开，像迟疑的告别，脚步缓慢，层次分明。回甘生津，如地下暗泉涌出，将涩意悄然冲淡；热茶入腹，体感清爽，一股恬静由内而外温润散开，驱散了空调房里的虚寒。

三四泡之后，杯盖上依旧缭绕着淡雅的木香、花香与豆质香，那气息恍若幽谷里飘来的风，一缕缕，缥缈却未曾断绝。汤水滋味始终饱满，未曾显出丝毫单薄。一款好的熟普：初识仿佛只是山间林边远望一位村姑，影影绰绰隐约山野；然而走近攀谈几句之后，居然言语伶俐，眉目如画，眼眸中一派无邪天然；再进一步交流，才发现声音如潺潺流水穿过竹林，空灵出尘，荡涤心扉，见识温婉雅致，静若松生空谷，神若月射寒江，近之如沐春风，远观心旷神怡。

五六泡之后，茶味依旧顽强支撑，香气依旧醇厚凝实，条索也未见萎靡之态。炉上的水又翻滚起来了，白汽执着地升起。我凝视着盖碗中沉浮舒展的叶片，它们历经滚烫冲刷，却愈发从容舒展，沉静地释放着所有珍藏的滋味。杯底残存的澄澈茶汤，像一面微缩的明镜，它映照出浮世喧嚣里，唯有沉静方能沉淀的深意；那无声的澄澈，仿佛于尘世纷扰深处，为我们默默固守着一方干净无垢的天地。

煮一壶云蒸霞蔚，喝一杯江湖流年。我的一个同学在微信朋友圈写道：“登高望远，不是为了被整个世界看到，只是为了看到整个世界。”我对出：“品茗静室，不是为了屏蔽那万丈红尘，而是为了观照内心真我。”

诗笺

夜雨记

杨新红

持续的热
像一块烧红的铁
把土地烙出裂纹
庄稼低着头
数着日子里的褶皱
忧愁在蝉鸣里
越熬越稠

梦的边缘

终于传来细碎的脚步
是雨 带着迟来的歉意
轻轻叩击窗棂
叩击千裂的等候
先是试探的几滴
然后是绵长的温柔

泥土舒展身体
发出满足的轻响
那些蜷缩的希望
开始舒展腰肢

热烘烘的焦虑
被一寸寸浇透
潮湿的风里
飘来果香的前奏

这一次 不用攥着担忧入睡
雨声是最好的摇篮曲
在每片舒展的叶子上
在每个踏实的梦里
丰收正沿着雨丝
悄悄生长……

散文

那条穿越烽火的小道

李化民

北京西山的云雾总带着些厚重，我曾数度在这片山峦间流连：听八大处的晨钟撞碎破晓的雾霭，看香山红叶将秋山染成燃烧的海洋，沉醉于阳台山“远近高低皆是花”的绚烂，却从未想过，这片我自以为熟悉的青山褶皱里，还藏着这样一条用信念与热血铺就的时光小径。当“林迈可小道”这5个字从一位国际友人唇边轻轻吐出时，像一颗火星坠入干柴，瞬间在我心底燃起熊熊烈焰。

7月的北京正被热浪反复炙烤，柏油路蒸腾着暑气，我却揣着比烈日更炽烈的向往奔赴阳台山。自景区南门拾级而上，不过百米，一块斑驳的木牌便在树影间静静伫立：平西地下交通线——林迈可小道。玛瑙石与水泥砖铺就的路径泛着温润的光，像一条镶嵌在青山间的丝带，左侧不远处，青石板路的凹痕里还沉着经年累月的雨痕雪迹，每一道纹路都像一行未写完的诗。

栎树与榆树的枝叶在头顶织成翡翠穹顶，阳光穿过叶隙漏下的光斑，在路面跳成流动的星子。蝉鸣早已撕破暑气的樊笼，声浪里，我仿佛听见80多年前的风穿过同样的树冠。不过一公里的攀爬，汗水已浸透衣衫，黏在背脊上如一层密网。恍惚间，一个身影在眼前浮现：金发碧眼的异国人推着摩托车，轮胎碾过碎石的咯吱声混着喘息，在崎岖山路上倔强前行。我忍不住伸手触摸路边的岩石，掌心传来的温热里，似乎还留着 he 掌心的灼烫。盛夏骄阳下，他的衬衫洇透了多少汗渍？冬日大雪封山时，他的皮靴该在结冰的石板上留下多少跌撞的痕迹？可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里，从来没有“退缩”二字。

眼前，贝家花园的野菊正开得热烈，法国医生贝熙业亲手栽种的老树枝繁叶茂。通往花园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像一页摊开的史书，每道纹路里都藏着抗战故事。1941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冬夜，林迈可与李效黎抱着无线电零件奔跑的身影，曾在这条路上被日军的探照灯追逐。10分钟的生死时速，让每一块被他们踩踏过的石头，都成了历史的见证者。如今人去楼空，只有茂密的花草还在年年绽放，蝉鸣忽歇时，仿佛能听见石缝里渗出的低语：这里曾有过深夜传递的情报，有过窗口闪过的信号灯光，有过不同肤色的人因同一个信念而紧紧相握的手。

沿山道继续上行，蝉鸣忽然低了下去。一位友人的讲述漫过耳畔，山石便成了专注的听众，古道化作忠实的笔录，连枝头的花鸟都敛了声息，要将这温暖的往事妥帖地藏进时光的褶皱里。那些关于书房灯光的记忆突然变得清晰：燕京大学的红墙下，林迈可正小心翼翼撕掉药瓶上的外文标签，毛笔在纸上写下“消炎药”“止痛药”的瞬间，窗外的月光恰好漫过李效黎的发梢。这个山西姑娘正将药品裹进油纸，指尖的温度透过纸张传过来，成了烽火中最温柔的私语。

1909年，英国贵族家庭出生的那个男孩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会与遥远的东方如此紧密相连，无线电波的脉冲早已在他血管里奔涌。28岁那年，他绕道欧美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同船邂逅的白求恩用一支烟斗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中国的抗战是世界的事。”甲板上的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进他心里，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

燕京大学的红墙下，冰心为他取的“林迈可”3个字，成了他与中国血脉相连的印记。入职仅3个月，这个不安分的英国人便穿过日军封锁线，在抗日前线的硝烟里，看清了这片土地最深的苦难，也触到了最坚韧的筋骨。从那时起，这条看似普通的山间小道，便成了他运送希望的秘密通道——药品、汽油、通信设备，在“郊游”的掩护下，通过摩托车的轮胎，流向抗日前线最需要的地方。

山西姑娘李效黎的出现，让这条烽火之路有了温柔的注脚。共同的志向在秘密工作的间隙生长成爱情，1941年的夏天，他们结为伉俪，并肩行走在这条充满危险的小道上。那些被车轮碾过的石子，该记得他们并肩的身影；那些见证过他们传递情报的树木，该听过他们低声交换的暗号。爱情在烽火中愈发坚韧，却从未稀释过共同的信仰。

爬至山顶的刹那，清风突然撞入怀抱，将满身暑气涤荡一空。举目远眺时，视线仿佛穿透了时空的帷幕——五台山的轮廓在云海里若隐若现，那里有他创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发报机的滴答声曾穿透硝烟；吊儿村的灯火在记忆里闪烁，那里诞生过他们的女儿艾丽佳，婴儿的啼哭与电台的摩斯密码曾共同编织过希望的旋律。李效黎在煤油灯下教英语的身影，与林迈可调试机器的专注重叠在一起，让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生长出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天高云淡处，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西延伸。那座宝塔的剪影，在历史的烟尘里始终清晰。1944年的

风，该记得他举家西行的脚步：一个月的跋涉，3道封锁线的穿越，无线电零件在行囊里沉甸甸的，像揣着整个民族的期盼。当延安的灯火终于在暮色中亮起时，这个金发碧眼的异乡人，早已把自己的生命，锻造成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电波。

延安的窑洞简陋却温暖。在那个不足10平方米的窑洞里，林迈可与钟夫翔等技术员围着机器彻夜不眠，煤油灯的光晕里，他们的眼睛比灯泡更亮。当那台600瓦发报机终于发出第一声清晰的滴答，“新华社延安”的电头穿透云层，传到印度与美国西海岸时，黄土高原的星空，该比任何时候都要璀璨。

“从此，延安有了自己的红色电台！从此，延安的声音传遍全球！”这两句话在历史的长廊里回荡，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不久后，小儿子詹姆斯在延安出生，窑洞里便有了两个金发孩子的笑声，与延河的流水声交织成最动人的乐章。李效黎抱着婴儿，看丈夫调试机器的侧脸，阳光从窑洞窗口斜射进来，在他们身上镀上一层金边。这画面，该是那段艰苦岁月里最温柔的剪影。

日落西山时，我站在阳台山山顶举目远眺，吕梁山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那山坡上的高家庄里，林迈可纪念馆的灯光正静静亮着。馆内的文字记载着战后的故事：抗战胜利后举家返英的不舍，新中国成立后数次访华的牵挂，1998年冬日里，李效黎代表故去的丈夫向故乡小学捐献万元现金的温情。那些被岁月封存记忆，从来没有真正褪色。

下山返程时，蝉鸣愈发激昂，像无数台发报机在同时鸣响。回望暮色中的林迈可小道，它在我眼中已不再是一条普通的山路——它是一座跨越国界的丰碑，是一条流淌着正义与善良的精神长河。那些被车轮碾过的石子，记得的不仅是艰辛；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泥土，孕育的不仅是草木。

山风再次掠过树梢，带来远处城市的喧嚣，却丝毫冲淡不了这条小道的厚重。我忽然明白，有些足迹会永远刻在大地的记忆里，有些勇气能让青山为之长久歌唱。林迈可小道的故事，其实是写给世界的诗——它告诉我们，当正义与信念交织，不同肤色的生命可以共振出最动人的旋律；当爱与理想同行，一条山间小径也能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图腾。

暮色渐浓，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仿佛听见身后的山林里，无数台发报机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响，将那段烽火中的赤诚，传向更远的未来。

裴氏诗签之裴秀：地图之父

任东波

让每一条河流找到归宿
没有在荒原上策马奔驰
丝线与标尺
绘制出的江山纹脉

在经纬的交汇处
许多口口相传的名字
在你的笔端落定
从此，乱世有了轮廓

后来者
沿着你的坐标
读懂了每一寸山河

朝代的不断更迭中
战马与驼铃都在寻找
你种下的路标
沿着你手指的方向
告别身后的行程